

西西：
《哨鹿》



出版資料：

香港：素葉出版社，
一九八二年（初版）。

《哨鹿》輯錄自八〇年刊登在《快報》的連載小說，八二年結集成書。分為「秋獮」、「行營」、「塞宴」、「木蘭」四部。故事圍繞乾隆皇與王阿貴三代之間的君民關係。整部小說頗有象徵意味。

小說故事本身雖然是虛構，但作者以乾隆皇狩獵歷史為背景，加上其中穿插不少史實資料，如章題「秋獮」、「行營」、「塞宴」、「木蘭」都是真正的清皇室狩獵程序（參考資料1，p.48）。這種半虛半實的寫作手法，意在打破時空界限，匯通現實與想像。現實具體的元素，指出故事的著眼點是現實社會；幻想則是突破既定規範或不滿現世某些現象的表現。

《哨鹿》的故事結構建基在君民之間，等同捕獵者與被獵者的關係上。由於古代狩獵活動每年舉行，作者藉此象徵權力對人造成延綿不斷的傷害。小說雖以古代為背景，但權力糾紛的主題卻是跨越時空，可見作者不無借古諷今之意。

這種借古喻今的手法，將不同時空相連。書中人物關係同樣呈現了時空上的分隔與相扣。王阿貴三代流徙於中原和塞外之間，是地域上的分隔。然而，三代卻同樣因「獵捕關係」而與「一點也不相干」的乾隆相扣起來（p.137）。政治漏弊令三代同遭不幸。皇帝自然是被指責的對象。但小說中的乾隆卻是為「貪官」、「賦稅」憂心的君主（p.182）。作者選擇對父權、君權均無深刻概念的阿木泰，反省君民之間的矛盾（參考資料1），從而提高了思考的客觀性。耍弄權力是出於私利和人際間的隔閡。情節

和結構上的空間編排，突出了《哨鹿》的主題。（余詠莊）

參考資料：

1. 關秀瓊：〈《哨鹿》分析〉，《香港文學》，第七期，一九八五年七月，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頁。
2. 杜漸：〈西西答問〉，《讀者良友》，第二卷一期，一九八五年，第六十九至七十二頁。